



一盏桐油灯

陶雪亮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
唯学无际,际于天地……”
它,一定记得
这掷地有声的歌,响彻
那时的芳野曾家大屋
一颗颗拳拳赤子心,激情澎湃
也一定记得,被桐油烟熏黑了的
一张张血气方刚的脸
彼此相视一笑,眸子清澈雪亮……

在浙大龙泉分校旧址,陈列的
这一盏桐油灯
锈迹斑斑,铭记着太多往事
让我恍惚看见——
微弱的灯光,跳动不定
照不明,书本的字里行间
却照亮了一个个浙大学子报国之路

遇见冯雪峰

周华海

多么有缘啊,我两次遇到了冯雪峰
一次在他写的一本书上
另一次在云和小顺冯雪峰旧居
两次相见,他都不在现场
两次相见,彼此都没有言语
但在心里,我们却交谈了很多、很久
这样真好!我们都是读书人
一生都敬畏并秉持自然的隐忍和法则
只动用思想去触摸万事万物
几乎没有惊扰一花一草,一虫一鸟
仿佛不曾来到人间,却又无所不在

三岩寺

流泉

风吹过沧桑一页
三岩寺是一行斑驳的文字
枪炮声已经远遁,纪念碑上
凝固岁月的朦胧
那样一些土炮,那样一些梭镖与斗笠
那样一些头顶八角帽身着灰衣服的不可
思议的人们
漫过生命血色,把一个久远的故事
书写成石头般坚硬的传奇

我来到“红军洞”
是要在一山葱茏中找寻传奇的厚重
卷毛边的日子里
是什么让土不拉叽的哨口,开满鲜活的映山红
是什么让一座峰峦叠嶂的大山

播撒着处州大地革命的火种

我已无法看清那样一些气吞山河的硝烟
那样一些惊天动地的旌旗猎猎……
但我仍然可以,在一个个残存的哨卡和瞭
望塔中
在一块块经风沐雨的石头中
看见:曾经的血性是如何蔓延……

三岩寺,你不是一行斑驳的文字
也不仅仅只是供后来者猎奇的
一道风景——

巍巍雄关马迹吞

兰秉强

从此地不分闽浙
从此,红军帽有了山林气息

跨越 1935 年的春天,急行军如春雨模样
草木体内生出雄壮歌谣

马迹吞的三棵大树布下三重帷幕
浙西南的汉子们有使不完的力气和火种

今天,退出城市灯火,故国山川就在脚下
习以为常的河水碧绿,杂草磅礴
昔日山垌田都是练兵场

山下的高山村,忍住一声声咳嗽
瞻仰操家六烈士,我们虔诚、肃穆
重新打造一副血性身板

漫山开遍映山红

张晓东

三月,有人去看桃花
偏爱桃花的人,是热爱生活的人

四月,众多的人去看映山红
因为映山红的红,是中国红的红

春风吹过山岗,一朵朵,都从梦境中醒来
一株株都怒放盛开
神州万里,漫山开遍映山红
偏爱中国红的人民,
穿行在被映山红簇拥的亭台和小径上的人们

我拿着手机,拍着山坡上的映山红
也拍下了挂在一棵映山红树下的某个幼儿的
作品

画面里有鲜红的国旗,
国旗上有三个略显稚嫩的汉字:中国梦

丰碑

——谒粟裕大将军陵园月光山公园

黄美丰

肃穆。山河呜咽,红旗猎猎
青青山岗上
英雄魂兮归来
1935 到 1984
大将军,用这样的方式
表白
五十年的心迹

长眠在了这片热土,另一个故乡
墓园,叫月光山
夫人挥毫,笔底洒开
戎马中的乡愁
往事纷飞却又草木静默
任凭心头的那一捧月光
倾泻出
一腔热血,一片丹心

这座墓碑,从此
站成浙西南的一座丰碑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的红军刀

大喜

面前的大刀,此刻出奇安静
刀把上,红布穗牢牢系着红色的记忆
曾经的暴风骤雨,嚯嚯的响声
被橱窗装裱起来
刀刃的锋利,被锈藏时光深处

它像在沉思
沉思一块铁,如何历经血与火
锤炼成大刀
又仿佛在等待
等一颗罪恶之心,自己迎上来

一把大刀,躺在刀鞘里
看起来,更像一位晒太阳的老人
垂目,柔软
宽宥并祝福着多难的人间

“兴华广货号”百货商店

何瑞芬

1939 年的春天
你逆流而上,一袭长衫
在丽水繁华街区
开辟新的战场——
兴华广货号
你说,我们一定要振兴中华

似乎听不见枪炮轰鸣
门外人声鼎沸
这个叫王志远的老板
气定神闲地坐在店堂内
指挥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风平浪静的海面
潜伏着多少暗礁
柜台前,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一次次落下
又悄无声息的遁形

一座城市
从此更加有故事